

土

俄

關

係

尹國祥譯

本文譯自法國國防雜誌一九七〇年三月號，作者爲法國蘇俄問題專家穆蘭先生(Mourin)。

一、土耳其總統蘇奈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訪俄十天，但很少和俄酋會談，雖聯合公報上說，願改善兩國間的關係，但還是困難重重。

二、俄土關係之惡化，實種因於一九四五——四六年，蘇俄要求歸還加爾斯、阿爾達漢和阿爾汝等三塊土地及修改海峽條約。

三、蘇俄除了要修改海峽條約以外，還派艦隊進入地中海，拒絕由伊朗撤兵，在在都表示它想成爲地中海國家。

四、於是土耳其傾向於西方，派了四千五百人參加韓戰。和希臘、南斯拉夫簽訂了巴爾幹條約。參加了北約組織。

五、史達林死後，蘇俄實施懷柔政策。盼望土國改變政策。

六、自一九五六年起，土國經濟情況惡劣，美援不够且對土五年計劃監督過嚴，美土關係急劇惡化。雖有艾森豪之訪土，但又有尼克森之訪俄。

七、俄土有些接近，助土建造一纖維工廠及兩座水壩。一九六〇年土總理孟德萊斯接受訪俄。

八、一九六〇年古賽爾將軍推翻了親俄的孟德萊斯政府。

九、一九六二年俄土又簽訂了鐵路及電話兩種合約，並允許俄機飛越土境上空。又助土建造橋樑水壩等。

十、一九六四年，土議員及外長甚至於古普魯總理都訪問了俄國，貿易額亦大爲增加。

十一、一九六五年，有成百的俄國技術人員湧進土耳其。

十二、一九六六年俄總理訪土，翌年土總理回拜了柯錫金。

十三、因俄國商業乃國營者，故和自由貿易國家之土耳其，在商業上不容易順利的發展。

十四、俄土關係，雖已好轉，但亞美尼亞問題仍然存在。

一 前言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土耳其總統蘇奈(Sunay)先生，曾到蘇俄

做十天的官式禮貌拜會，他陸續的參觀了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狄夫里斯和巴庫等地。雖然這是土耳其國家元首第一次拜訪蘇俄，但蘇奈總統很少和克里姆林宮的魔酋們會談。一直到他參觀完了，才應莫斯科當局的邀請和

布里茲涅夫做了一次交談。共黨的書記長曾想盡法子說服他的對手：以平等地位發展俄土關係，那怕是有條件的友誼關係亦可以。最後的聯合公報，表明他們對重要問題的看法是一致的；譬如越南與中東的和平問題，陸鄰問題，他們都有相同的見解。在賽普魯斯事件上，蘇俄將支持土耳其的政策，兩國都贊成廣泛的參加歐洲的安全聚會。雖然強調兩國將努力使彼此關係正常化，蘇俄也竭力想使最後的不如意事件消滅於無形，但仍舊是困難重重。

二 蘇俄的要求

一九四五和四六年，蘇俄對土耳其的無理要求，最使土耳其的輿論不滿，而且這個痕跡在土耳其的人民腦海裏印像最深刻。基此我們可以確定，土俄關係之所以惡化，實種因於斯。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莫洛托夫通知土耳其駐莫斯科大使說：一九二五年簽訂的俄土中立條約，因為目前新情勢的需要，不能不做重要的修改，而延長其有效期限。但俄國駐安格拉的大使維閣格拉道夫（Vinoogradov）總是避免做明白說明，究竟要如何修改。於是土政府希望俄國和土耳其簽訂一種像英國、捷克或法國那樣的同盟條約。結果，六月七日，莫洛托夫的答復，並不提起同盟的事，而一方面要求土國歸還俄國以前在高加索的土地：加爾斯（Kars）、阿爾達漢（Ardahan）、和阿爾汶（Artvin）等三塊土地；另一方面要求土耳其對海峽問題重新加以檢討。安格拉的答復是：破壞土國土地完整和妨礙土國主權行使的要求，不能接受。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克里姆林宮又將其要求予以具體化。目前有關海峽的規條，是在二次大戰時，軸心國家為討好土國所做的強暴主張，而且在波茨坦會議時，盟國已承認在原則上要修改海峽的規章，因為這對蘇俄的安全有關；達達尼爾海峽新的規章，祇能由黑海沿岸國家商討擬定，海峽的防衛應由俄土共同負責，因此，俄土兩國均可在海峽地帶建立基地。非沿岸國家的軍艦，禁止駛入黑海。莫斯科還希望土耳其實施溫和政策，更民主和更友善的政策。

蘇俄的這些要求，安格拉認為甚難理解。因為高加索地區現屬土耳其的那三塊土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布勒斯特立陶維斯克條約（Brest-Litovsk）歸還土國的，而沙皇之統治該地區也不過自一八七八年起，實際上

該地區之亞美尼亞人及喬治亞人，都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撤退淨盡。就是生於喬治亞的史達林也曾承認了這三塊土地的屬於土耳其。蘇俄利用一九一九年為威爾遜總統特製的一張亞美尼亞地圖，要求將這三塊土地歸還所謂大亞美尼亞；他們要求的土地相當於土耳其領土的百分之二十。這項陰謀是蘇俄想向東南歐和近東擴張，而把土耳其合併在它的共產主義陣營內。

土耳其爲了自衛，並受到了外界的支援，所以中止了復員的工作。美英兩國認爲土政府行將屈服於莫斯科的壓力之下，蘇俄當然更做如此的想法。但反應是強硬的。在倫敦，人們看見蘇俄想在韃靼尼爾海峽建立基地，又支持希臘的革命，完全顯示蘇俄想變成一個地中海國家，而威脅英國通往印度之路。蘇俄又拒絕由伊爾撤兵，企圖插手中東的石油問題，並且想接近波斯灣。由於莫斯科曾經通知美英法三國政府，它對土耳其所做的要求，所以它們三國警告蘇俄：一九三六年有關海峽的蒙特婁條約，非經全體簽字國開會研討，不能做任何改變，當時簽字國之一的日本由美國代替。倫敦和華盛頓並曾提請莫斯科注意，在雅爾達及波茨坦會議時，也曾提及此點，就是海峽歸土耳其保有，並由聯合國予以支持。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安格拉政府在答復莫斯科時，反駁了蘇俄想在戰時利用海峽的說辭，並且引證了有關俄土兩國疆界應該互相尊重的條約。隨後也曾交換了若干文件，但毫無結果。

史達林這種做法，使土耳其變成了一個鄰近的敵人，並使一般人恐懼他的歐洲政策行將硬化。他使土耳其對左派之壓制有所藉口，並放棄了反國家主義。他逼迫土耳其傾向民主陣營，並接受西方國家的援助，尤其是美國的援助，於是土耳其完全投入了西方陣營，內部也竭力西方化。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向國會要求一項撥款幫助希臘和土耳其。這是美國第一次向蘇俄擴張主義的挑戰。從這時起，土耳其的外交政策算是定了型，而且是長年不變的，在外交、軍事及經濟各方面，都獲得了各方面的支援。對安格拉來說，它那恐怖的孤立時代，業已結束。

爲了表明它的忠於西方，土耳其在一九五〇年，派遣了四千五百人到韓國參戰，後來受到了不少的損失。一九五〇年二月，由於杜魯門主義的斡旋，和希臘及南斯拉夫簽訂了巴爾幹條約。從一九四九年起，它參加了歐洲經濟組織，鑑於其周邊的環境及它和阿拉伯世界的關係，經過了一陣猶豫，終

於一九五二年二月，參加了北大西洋組織，它掩護了該組織的最右翼。莫斯科時常責備土耳其有反俄情形，而且過於接近美國帝國主義。土國的答復，永遠是那句老話：「我們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爲了自衛。」

三 解凍

一九五三年元月史達林死後，蘇俄的緩和政策也伸展到了近東。同年五月二十八日，莫斯科通知安格拉說：「爲了睦鄰和鞏固世界和平，亞美尼亞和喬治亞兩國政府，可能同意放棄對土耳其的土地要求」。地外蘇俄認爲來自海峽的威脅也不足以危及俄國。鑑於過去恐嚇政策之失敗，克里姆林宮現在正竭力設法改善和土耳其的關係。但蘇俄能有什麼好處給土國呢？在土國看來，亞美尼亞少數民族問題已不存在，因爲土境內的亞族人民已不多見，僅祇伊斯坦堡有很多以前即住在那裏的少數人，目前沒有任何問題。但蘇俄聲明中所用的詞句，有好多是模稜兩可的。這就顯示它嗣後還有再提出舊要求的可能。

在地緣政治上講，在飛彈時代，海峽之重要性已大爲降低。在黑海的蘇俄艦隊，好像已有足够的力量阻止敵人艦隊的進入，同時因爲俄境運河的接連北極海及黑海，所以輕型艦隻很快的就可以由北極海增援過來。

土耳其在想到自從彼得大帝以來，蘇俄無時不在擴張中之往事，不禁不寒而慄，所以它的答復是：「蒙特婁條約不是我們兩國同意就可以修改的」。

從一九四五年起，土耳其國內的情形，雖有幾次改變，但其外交政策沒有受到大的影響。凱末耳的國會制度，雖然有點官僚化，但幹部們都有了定型。而主要的反對黨、民主黨也是堅決反共的，所以當它於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贏得土耳其大選時，並沒有給西方帶來些須憂慮。白亞爾（Bayar）的當選總統和孟德萊斯（Menderes）的組閣，更有利於西方防務。

但自一九五六年起，土國內部發生了極大的隱憂，理由當然是因爲經濟情況之遲遲未能改善，物價的猛漲，外債的強大壓力，少數激烈回教份子之反對等。土國雖然選擇了和西方合作的路子，但因它的傳統、生活方式、宗教等，又和東方有點瓜葛。有些不愉快是從美援方面來的，因爲美國援助的

方法有點狂妄，素質不够精良。美國對土耳其計劃的監督，有些過火，不合乎凱末耳主義的國家獨立原則。於是若干極端愛國份子國家主義者恢復了活動。以致在全世界正顯現一種緩和氣氛時，土耳其和美國的冷戰到達了最高峯。由於近東政局的混亂，使美英恐怕蘇俄插足近東，所以倫敦和華盛頓同時聲明：如果北約組織國受到攻擊，美英絕不坐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六日，艾森豪之訪問安格拉，不啻向蘇俄提出警告。但同時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又訪問了莫斯科，又好像美國在討好蘇俄。土耳其真是有點莫衷所以。

蘇俄雖然指責土耳其參加中約組織，致使北約和東南公約組織在地理上連成了一氣，而且這完全是對俄的。但蘇俄政府還是執行它的懷柔政策。它協助土國建立了一個大型纖維工廠，並順從土耳其的建議，在伊格地爾（Igdir）和沙加爾牙（Sakarya）兩地合建兩座水壩。

到一九六〇年四月，土耳其總理孟德萊斯宣稱：「他已接受訪俄，而黑魯曉夫亦將訪問安格拉。人們對此項宣佈並不太感意外。但國內已發生不穩的現象，軍人現得要過問政治。五月二十七日，由古賽爾（Günal）將軍領導的政變，推翻了孟德萊斯，而另外組成一個新的政府。總統白亞爾、總理孟德萊斯、外長曹祿（Zorlu）以及其他國會和政治有名人物，均遭逮捕。新憲法開始實施後，常有暴動事件發生。白亞爾總統之被判死刑減爲無期徒刑，總理和外長之被判絞殺，民主國家的輿論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伊諾努（Inonu）組成的新政府包括正義黨的領袖古木斯巴拉將軍，該黨自稱是孟德萊斯民主黨的承繼人。

暴亂和爭論並未因上述情況而停止，此時，工人黨雖已成立，但外交政策並沒有發生甚大的爭論。革命份子曾經多次聲明：美俄兩國並未利用土國內部危機而增加他們的壓力。然而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八日，黑魯曉夫曾寫信給古賽爾總統說：「爲了俄土兩國的接近，最好是貴國保持中立，這樣土耳其的資源可以投資於生產事業，而不要將錢浪費到毫無收獲的武器上」。七月八日，古賽爾總統寫了一封回信給黑魯說：「世界上中立國很多，如瑞典、瑞士、印度等，但它們對國防都毫不鬆懈；祇有有嚴密監督的全面廢除武器，才能獲得省錢的集體安全。可是閣下不要忽略，即使土耳其傾向西方，但並不阻礙我兩國關係之改善。」

實際上，俄土兩國於一九六一到六二年間，簽訂了兩個合約：一個是有

開鐵路聯運的，另一個是彼此電話通話的。此外，土耳其還允許了俄國飛往開羅的飛機，經過土境上空。交換條件是俄國替土耳其在阿拉斯河上(Aras)建築一座橋樑，並在俄土邊境附近的阿爾巴賽河上建造一個水壩。蘇俄是想炫耀它在高壩水力發電方面的技能，以引起土國利用水力的興趣，以討好土耳其。

土耳其輿論，已經在鼓吹對蘇俄軟化。當時英國比任何西方歐洲國家都和蘇俄交易多。法國也改善了和共產集團的關係，並且聲明要退出北約組織。因此土耳其變成了北約的最前哨，那麼它是否要做冒犯衆怒的軍事努力呢？它是否要和美國保持緊密的連繫呢？鑑於華盛頓對古巴事件的果斷，蘇俄是否將放棄它以軍事為基礎的敲詐呢？美國五角大廈決定撤退，經孟德萊斯同意安裝在阿納道里(Anatolie)的木星型飛彈(Jupiter)，並解釋說：由於北極星型飛彈之開始在潛艇上服役，這種飛彈已無繼續留置之必要。並辯稱：這是對蘇俄撤退古巴飛彈的一種友好表示。但土耳其心中是什麼味道呢？它難免認為它是「兩大」的宰割品。一個很有歷史的古國能不難過嗎？

若干古老人士，認為在尚未十分開發的國家，西方的所謂民主自由，還不能完全接受，比如土耳其文盲還很多，小地主常想變成大財主，對所謂民主自由很少關心。另一方面對蘇俄也非常審慎。幾位議員揭發在行政及文化機構裏有親俄份子活動。於是反共陣線立即組成；當莫斯科請求土耳其國會派遣一個代表團訪俄時，土國會藉口工作繁忙而婉拒。

賽普魯斯事件造成蘇俄接近土耳其的一塊優良跳板。當一九六三年，賽島馬加里歐斯主教(Makaros)想做有利於希臘的行動時，倫敦和華盛頓都在注視安格拉在軍事方面的意圖。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詹森總統寫信給伊諾努總理說：「我很坦白和很友誼的告訴閣下，如果土耳其沒有經過如同聯合國憲章，美土條約和北大西洋公約等所規定的事先諮詢，而遽然使用美國所供給的武器，攻擊北約一會員國，並因此而招致蘇俄之乘機入侵時，美國將不予援助」。

六月十三日，伊諾努總理回答說：「賽島有土耳其人十萬，佔該國人口五分之一，他們的確是賽普魯斯侵略下的犧牲者，而且聯合國對這一紛爭，似乎無力解決。但他願意接受訪美之邀請」。情況顯示，美國偏向希臘，因

為它是基督教國家，而且是西方文明的發祥地，土耳其則是回教國家，且傳統上和近東各國有淵源。同時土耳其人也在想，是不是美國對土國的軍力不再重視了呢？這種想法妨礙土國的自尊心。

四 正常化

一九六四年，若干土國議員，接受了蘇俄的邀請，訪問了俄國，土外長艾爾金(Erkin)本人也於同年十一月到莫斯科逗留了幾天。在第一次的官方接觸中，兩國都表示願意重新成為善鄰，並增加貿易關係。土耳其願意輸出農產品如：烟草，乾的或新鮮水果、木材、皮革等；土國希望從蘇俄獲得機器、工業用零件或礦砂。一九六五年五月葛羅米柯訪問了安格拉，六月，包戈尼(Podgorny)率領了一個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團訪問了土耳其。

二月，土耳其由于古普魯(Urguplu)組閣接替了在國會已成少數黨的伊諾努，八月，于新總理訪問了莫斯科，這是一九三二年以來，三十三年中土國政府首長第一次訪俄。

這種俄土關係的正常化，使西方人大吃一驚。隨後又有些緩和的施為。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十日土耳其大選時，正義黨大獲全勝，其領袖戴米艾樂(Demirel)組閣時，又徵召了些在前總理孟德萊斯時代任職的閣員。共產黨雖自一九二五年起，即被禁止活動，但其同路人之工人黨，今年第一次出現於國會，它佔去了百分之三的選票，當選十五位議員。一九六〇年和蘇俄關係的「解凍」，並沒有什麼放鬆反蘇的行動；但有些智識青年則認為社會改革已經到了不能再等的時機，所以對西方國家已有的密切關係已不能再行繼續。為了和孟德萊斯時代的不同，新政府擬定了新的對蘇政策。同時蘇俄亦要求土耳其合作開發其地面或地下的資源。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俄土簽訂了若干條約：首先由蘇俄在伊茲米爾(Izmir)建築一座煉油廠，其次在黑海附近建立一個銅礦研究所，再在柯尼亞(Konya)建築一個鋁廠，最後是幫助土國建立製造拖拉機、紡織機、玻璃、硫酸、酒精等工廠。一時有成百的俄國技術人員湧進了土國，同時也互換了貿易代表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柯錫金回拜了土總理于古普魯。土國第一次接待俄國政府首長的來訪，雖然很客氣，但不夠狂熱。柯錫金曾稱：「蘇俄準備切

實的保證並加強俄土兩個民族間的了解與信任」。土耳其人聽了之後，希望蘇俄有什麼具體的做法，最好有一個新的友好條約代替戰前的舊約。蘇俄因為有和朱毛的衝突，所以它不願意放棄改善和西方關係的政策。

一九六七年九月，土總理戴米艾樂回拜了蘇俄政府首長。在招待戴總理的酒會上，莫斯科重申支援安格拉對賽普魯斯事件之立場。隨着經濟之交換也有顯著之增加，由一九六三年之一千五百萬美元，到一九六七年就到了七千萬美元，而一九六九年可能達到八千萬美元之多。同時蘇俄對土耳其的工業建設貸款也接近四億美元。雖然如此，而生意上之來往仍有困難。一方面是因為可以交換的物資太少；另一方面是因為蘇俄的經濟是國營的，而土耳其則和西方一樣是自由貿易的國家。

土國政府始終避免和西方交惡並希望能和西方國家達成必要的協議，尤其是在美國很顯明的減少對土援助時為然。可是一部分輿論界人士得到了尚有影響力的人民黨的支持，他們主張：在土境的美國武器，應當全部非核子化，以便土耳其減少受蘇俄核子報復的威脅。

然而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初，有美國兩艘放射飛彈的驅逐艦駛進了黑海。土國之允許美國這樣做，使得蘇俄無法再以為黑海就是它的內湖。於是蘇俄對華盛頓提出了強硬的抗議。另外一個通牒送到了安格拉，但措詞比較溫和。克里姆林宮認為這是違犯蒙特婁條約的，因為那兩艘驅逐艦上有飛彈。土耳其的復文說：那時候飛彈還不存在，所以無所謂違約與否。但它又怕莫斯科以此理由，要求重新修改有關海峽的條約。

土耳其和蘇俄改善關係的同時，亦和其他歐洲共產國家增進了友誼。和保加利亞的邊界歧見亦予調整。經濟和文化代表團的重要人物，時常互相訪問，同時還簽訂了有關觀光旅行的協定，而且常有運動比賽。這種緩和措施正是在東西雙方普遍鬆弛的氣氛中進行，所以更容易見效。

五 親善的阻礙

在地理形勢方面講，土耳其介於歐洲與小亞細亞之間，位於基督教世界和回教社會之間，又是共產集團和資本主義集團之分界線，簡單的說，它是東西方陣營的接合點。在歷史上它很關心韃靼尼爾海峽的守護，它希望冷戰緩和

下來，它採取溫和態度，但不望加入中立或不結盟陣線，因為它的經濟和安全情況還不允許它這樣做。它雖然於一九四九年承認了以色列，但它仍希望和回教國家維持友誼，所以它在聯合國投票贊成以色列佔領區撤軍，它以同情的態度，和不開罪非回教國家的原則，參加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在拉巴特召開的回教國家會議，但它又盡量避免捲入中東之爭執中。它的政策，除了依國家利益為準則外，它盡量避免傷害與美蘇間的友誼；和蘇俄改善關係時，不能損及與美國的友情。它知道近來事情之發展可能引起新的摩擦。因為蘇俄海軍艦隊的經常由黑海進入地中海，而且商船亦可能負有軍事任務而運送核子武器，所以它對海峽的守護任務，又無形中加強了許多。一九六九年十月，土總理戴米艾樂聲稱：假如美國參與黎巴嫩事件時，土國政府將不像一九五八年一樣，允許美國使用土境因西利克(Inchik)北約基地。可是將同意蘇俄交付給各阿拉伯國家的米格機，飛經土國上空；而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同意阿爾巴尼亞在伊斯坦堡開設一個總領事館，這在政治上的意義是表明它比蘇俄還和共匪接近，這次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好像有了新的抉擇。

亞美尼亞問題，表面上好像是解決了，但可能忽然間發生事情。從一九四七年起，蘇俄利用巧妙的宣傳，盡了最大的努力，使亞美尼亞和喬治亞人，由土遷俄二十萬人，其中有數千人又由俄國遷往西方國家。這種措施，好像是對土耳其境內亞美尼亞人的一種壓迫。因為亞美尼亞的經濟和人口都發展的大快，人口的增加率是百分之四十二，在蘇俄各邦中是最快的一邦，不久就要到二百萬人。在世界其他各地有亞美尼亞籍的猶太人將近兩百萬，他們都很勤勞，能够保持他們固有的傳統，他們國民生活習慣和宗教的特性，他們還具備卓越的學識和藝術天才，他們常上書給聯合國，要求建立一個像一九二〇年，賽屋爾(Sèvres)條約所規定的那樣的獨立亞美尼亞國，以便在蘇俄和中東回教國家間，做一個緩衝國。蘇俄能容忍這樣的事出現嗎？當然不願意。然而在一九六五年，於紀念一九一五年集體大屠殺案的五十週年紀念會上，又有示威遊行要求解放。差不多有二十萬亞美尼亞青年人，曾在艾利灣(Erivan)街上列隊遊行，並且對土耳其人叫喊說：「我們要我們的土地」。克里姆林宮曾阻礙這個遊行。翌年五月，蘇俄政府曾把一位參與遊行事件的官員沙勞占(Sarobian)免職。所以安格拉人士都怕在情況緊張時，亞美尼亞問題會重新發生。俄土親善的真正阻礙恐怕還是在亞美尼亞邊境領土上。